

北京史研究

(一)



北 京 史 研 究

(一)

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编

北 京 燕 山 出 版 社

北京史研究

(一)

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编

•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)

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

廊坊日报社印刷厂印刷

•

787×1092 1/32

12.625印张 300千字

1986年8月第一版

1986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

书号: 11436·10

定价: 2.60元

前 言

北京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，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。北京的历史，可以上溯到七十万年前的“北京人”。北京的城史，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，始自于商。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，先后有燕、前燕、大燕、中燕①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和民国（初期）十个政权或朝代在北京建都（辽为陪都）。北京由方国都邑、北方重镇、北中国政治中心而发展成为全国政治中心。

北京史料册帙浩繁。近年来在北京琉璃河董家林考古发掘的礼器铭文表明，北京早在商末周初就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。尔后册籍有关北京的载录，史不绝书。北京历史的最早专书，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为《幽州图经》，其时北京称幽州。至元末记载北京及北京地区历史与地理的志书，为熊自得《析津志》（又称《析津志典》）。明代除永乐《顺天府志》和万历《顺天府志》外，《长安客话》、《帝京景物略》、《宛署杂记》、《潞水客谈》和《明宫史》等记载北京历史的专书日益增多。明亡清兴，除康熙《顺天府志》和光绪《顺天府志》外，还出现许多记载清代京师的专书和研究北京历史的学者，其中孙承泽、朱彝尊、缪荃孙等均成绩斐然。民国年间，吴廷燮、瞿宣颖、张次溪等治北京

①五代时刘守光据中燕，称大燕皇帝，为同安禄山所称大燕相区别，我们称其为中燕。

AAAB 101

史尤勤。但他们主要是搜集与纂辑北京的史料。

北京解放以来，北京史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，取得一个又一个可喜的成果。北京史的专业和业余研究工作者，盼望着能够建立一个自己的群众性的学术团体，以加强联系与协作，进行切磋与交流，并有计划地开展北京史的学术研究。

1980年9月，召开了北京史研究会成立会暨首届北京史学术讨论会。会后，由北京史研究会将这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，编印成《北京史论文集》（第一辑），收文41篇。翌年10月，北京史研究会召开1981年学术年会。会后，又由北京史研究会将这次学术年会的论文，编印为《北京史论文集》（第二辑），收文27篇。北京史研究会1982年学术年会，收到论文40余篇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未能将提交这次学术年会的论文结为专集印行。

1983年12月，北京史研究会举行了第四届学术年会，提交年会的论文共40余篇。我们将其中23篇编为《北京史论文集》（第三辑），承蒙燕山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同志的大力支持，得以首次正式出版。北京史研究会今后拟将每届学术年会的论文（包括年会外的重要北京史论文），继续选编，结集出版。我们将同有关方面共同努力，克服困难，将这项工作坚持下去，并争取做得更好些，为首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祖国历史科学繁荣，做一点微薄的贡献。

《北京史研究》由北京史研究会委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负责编辑。

《北京史研究》象历史科学园地中的一株幼苗，虽稚嫩脆弱，但充满生机。在祖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春风雨露

中，它定会茁壮成长，开花结果。

最后，我们热切地希望广大读者，对本集不吝批评指
疵。

北京市社会科学院
历史研究所

1984年10月

目 录

北京史地丛考	常 征 (1)
幽州建置渊源述略	王彩梅 (20)
蓟城的探索	赵其昌 (37)
军都故城和湿余水、易荆水新见	尹钧科 (52)
燕京双塔庆寿寺与海云和尚	苏天钧 (70)
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	阎崇年 (92)
明成祖营建北京始于永乐四年考	王宏凯 (116)
萧洵《故宫遗录》考辨	王剑英 (128)
北京历史地位的变迁与山海关的军事战略作用	
.....	王 玲 (144)
北京气候变迁初探	于德源 (162)
北京文物的特点、价值及其形成原因	
.....	吴梦麟、徐自强 (176)
明初燕王府考	果鸿孝 (186)
清醇亲王北府沿革考略	杨乃济 (194)
北京出土西晋王浚妻华芳墓志跋	鲁 琪 (208)
辽代南京留守秦王肖孝穆画像碑考	齐 心 (228)
金陵初探	王德恒、王长福 (243)
明神宗纯懿皇贵妃王氏圹志考	刘精义 (255)
北朝名门范阳卢氏	陈汉玉 (268)
关于《马可波罗行纪》中元大都问题的疏证	
.....	张 宁 (285)

《冈志》初探·····	姜纬堂(306)
缪荃孙与《记录顺天事之书》·····	王灿炽(330)
试析李大钊创办《晨钟报》期间的民主革命思想 ·····	李淑兰(346)
毛泽东同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平西取得的 重大胜利·····	梁湘汉、赵庚奇(361)
北京史论文索引(一九八二年)·····	赵建霄辑(375)
一九八二年北京史书目·····	赵建霄辑(391)

CONTENTS

Preface

- Verific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Beijing
 *Chang Zheng*
- Origin of the Founding of Youzhou: A Simple Review
 of..... *Wang Cai-mei*
- Explorations on Jicheng..... *Zhao Qi-chang*
- Ancient Military Metropolis and Leiyu and Yijing Rivers:
 A New Interpretation of..... *Yin Jun-ke*
- Yan Jing Qing Shou Temple at Double Pagoda and
 Hai Yun Monk..... *Su Tian-jun*
- Comments on the Move of the Capital to Beijing by
 Emperor Yongle of Ming Dynasty..... *Yan Chong-nian*
- Emperor Chengzu of Ming Dynasty Began Construction
 of Beijing in the 4th Year of Yongle: An Investigation
 of..... *Wang Hong-kai*
- Textual Researches in Xiao Xun's Records in the Imperial
 Palace..... *Wang Jian-yang*
- Changes of Beijing's Historical Status and the Militarily
 Strategic Role of Shanhaiguan..... *Wang Ling*
- Mutations of Beijing's Climate: A Preliminary Study of
 *Yu De-yuan*
- Cultural Relics of Beijing: Their Characteristics, Value
 and Causes of Formation.....
 *Wan Meng-lin and Xu Zi-qiang*
- The Palace of the Prince of Yan in Early Ming Dynasty:
 A Survey of..... *Guo Hong-xiao*

Inquiry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North Palace of Prince	
Chun of Qing Dynasty.....	<i>Yang Nai-ji</i>
Postscript on a Memorial Tablet Unearthed in Beijing:	
the Biographical Sketch of Hua Fang, Wang Jun's	
Wife in the Dynasty of Western Jin	<i>Lu Qi</i>
Gravestone of Xiao Xiao-mu, Deputy Governor of	
Nanjing of Liao Dynasty: An Investigation of.....	<i>Qi Xin</i>
Preliminary Study on Jinling	
.....	<i>Wang De-heng and Wang Chang-fu</i>
Comments on Inscriptions on the Memorial Tablet of	
Chunyi, Imperial Concubine of Emperor Shenzong	
of Ming Dynasty.....	<i>Liu Jing-yi</i>
Madam Lu of a Notable Family in Fanyang of the	
Northern Dynasties.....	<i>Chen Han-yu</i>
Annotation on the Question of the Capital of Yuan	
Dynasty in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.....	<i>Chang Ning</i>
Gang Zhi: A Preliminary Research of.....	<i>Jiang Wei-tang</i>
Miao Quan-sun and the Note on Affairs of Shuntian	
.....	<i>Wang Can-chi</i>
Analysis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Thought of	
Li Da-zhao in Establishing Chenzhong Bao.....	<i>Li Shu lin</i>
Great Victory of Comrade Mao Ze-dong's Policy of the	
Anti-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in West Beiping	
.....	<i>Liang Xiang-han and Zhao Geng-qi</i>
Index: Thesis on the History of Beijing (1982).....	
.....	<i>Compiled by Zhao Jian-xiao</i>
Catalogue of Books on the History of Beijing (1982)	
.....	<i>Completed by Zhao Jian-xiao</i>

北 京 史 地 丛 考

常 征

一、辨蓟丘

“蓟”这个地名出现于历史上，不晚于殷周之际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称：

“（武王既克商，）乃罢兵西归，行狩，记政事，作《武成》，封诸侯。……武王追思先圣王，乃褒封……帝尧之后于蓟。”

《史记·乐书》以为封蓟者为黄帝后，与此不同。而《乐书》自“丞相公孙弘曰”以下为褚先生所补，并非《史记》原文。褚先生杂引它书，多不经之辞，不能与太史公说争审。据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序》，太史公叙周事皆本周牒记，自可信。但不论蓟封何族，并未涉及地望问题。裴骃作《史记集解》，始谓蓟国即《汉书·地理志》广阳国蓟县（今北京城）。虽则如此，裴氏并未将蓟县故城解为蓟丘，亦未释二者为同地。释二者为同地是稍后于裴氏的后魏酈道元。酈氏在其《水经注》湿水条下述蓟县云：

“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。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，因丘以名邑也，犹鲁之曲阜、齐之营丘矣”。

酈氏所说蓟县“城内西北隅”的蓟丘，说者多指今西便门内大街北口的土丘。此丘遗迹解放初尚隆然可见，后来才

因建楼房而平毁消失。

考蓟丘之名，并不独见于《水经注》，最早记载它的是战国中期乐毅《报燕惠王书》。乐毅在追叙自己“护赵楚韩魏燕（五国）之兵以伐齐”的事功时说：

“臣……轻卒锐兵，长驱至国，齐王遁而走莒，仅以身免。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，齐器设于宁台，大吕陈于元英，故鼎反乎磨室，蓟丘之植植于汶篁。”①《报燕惠王书》所谓“篁”，徐广解为“竹田”，引申其义可通释为“田”；汶则汶水，时为齐鲁边界。“蓟丘之植植于汶篁”，徐氏说是“燕之疆界移于齐之汶水”，司马贞说是“燕之蓟丘所植，皆植齐王汶上之竹”。一个是移栽过去，一是移栽过来，说虽相反，而表示亡齐则不异。蓟丘与汶田既然相对成文，文义自当相似，即蓟丘也同汶田一样，是一个农业地区的称谓。蓟城当时为燕昭王京城，秦于其地置县而城垣未革，汉承秦旧，历魏晋南北朝隋唐，虽有所展修，至辽代迁都时，城周尚止廿七里。据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说，齐都临淄城中七万户，户均三男丁，籍兵可得廿一万，是知战国时户大。设以每户八人计，七万户合五十六万人。蓟城固然逊于临淄，而昭王时燕国盛壮，几可与齐、秦并称“三帝”，即使户口为临淄三分之一，也当有户二万三千，十八万多，而十八万余人的居室、街坊及王宫、官署、兵营、仓库、市肆，将使四十余平方里的蓟城略无隙地。蓟丘即使位于“城内西北隅”，也必非植物之所，农耕之地；一个小小的土丘，焉得与作为农业区域的汶水之田相称？故，愚以为乐毅所说的蓟丘与郦道元所说的蓟丘，是二

①《史记·乐毅列传》。

非一。唯其非一，唐人张守节作《史记正义》注乐毅列传方不无所本地说：

“幽州蓟地西北隅有蓟丘。”^①

是“蓟地”，非“蓟城”。即使视“地”字为“城”字之为，“蓟城西北隅”也终属郊圉之区，与“城内西北隅”有别。

乐毅所说的“故鼎”，据高诱说乃是燕国旧物，燕王哙之乱时为侵燕的齐军所劫，至乐毅破齐，又自临淄取回。鼎簋之类是宗庙礼器，也称重器，它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。如王者祭，列八簋九鼎，诸侯，卿大夫以次减，至士为二簋三鼎。先秦时代列国相征伐，常以劫迁敌国重器的手段以示堕人之宗，断人之祀。故廓定天下即称“定鼎”，亡宗灭族即曰“九鼎沉沦”，国政不修亦曰“鼎鼎失调”，楚王问鼎因被王孙满斥为有谋周之志。燕国的这一批鼎原来既陈设于磨室，破齐夺回后又“返乎磨室”，这磨室当然便是燕国宗庙。《括地志》说，“元英”也是宫室之名，故得陈设夺自齐国的“大吕”。元英与磨室“皆在幽州蓟县西四十里宁台之下”。宁台之台也是楼观宫庙的异名。这说明以宁台为主体的这三组建筑是一个宫庙群。从蓟县城西行四十里所至，正当今石景山附近。该山东侧的“古城”是否即为元英、宁台故址，虽难遽定，而磨室则有踪迹可寻。

《太平寰宇记》说，燕之“故鼎”在万安山。万安山一名垣墙山，上有法海寺，下有“置冶处”遗址。此山东侧至今仍有阜丘曰“金顶（鼎）山”，山有聚落曰“金顶（鼎）山村”，而法海寺之前的“置冶处”有村亦曰“金顶（鼎）

^①《史记·乐毅列传》。

街”。这些以“金鼎”为名的地点之间，有村名曰“磨石口”，“磨石”即“磨室”之讹书。这个磨石口当因近陈设燕鼎的燕王宗庙磨室而得名。

蓟丘之作为地域名称既被乐毅列于宁台、元英、磨室等宫庙一组，而唐人又谓在“蓟地西北隅”，则其势非今八角山、老山、八宝山（罕山、韩山）、何家坟等一带高地不足与相当。这就是说，乐毅所说的蓟丘，不在蓟城“城内西北隅”，城内西北隅的那个被称为蓟丘的冈阜，乃是“蓟地西北隅”的蓟丘之延伸部分。从北京的地形来看，南自丰台的程庄子、大井、岳各庄、岳家楼，北自五塔寺、甘家口、普惠寺、蔡公庄，两线夹而向东至羊坊店、广安门、白云观、槐柏树街一带，皆在海拔五十米的等高线上，较之天安门广场尚高十米左右。蓟城内西北隅的那座蓟丘，正位于这条等高线突出的舌状地带，它不过是因为位于城中景观特异而擅蓟丘之名罢了，犹之乎梁山（琅山）曾独擅京西郊坰诸山之名一样。

《尚书·大传》说：“凡邑，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，”《左传》庄公廿八年说：“有宗庙曰国，无曰邑。”是邑之称“都”或称“国”以有宗庙故。准之斯义，石景山侧既为燕先君之宗庙神主所在，自当便是燕国的都城故址。这，也可从燕国迁都于蓟窥见一点消息。

燕国初不居蓟，蓟国乃其属邦；其迁蓟，始于燕襄公。其时，蓟国已为山戎部落联盟所灭。是以《韩非子》曰：“燕襄王以河为境，以蓟为国”。史家或不信此说，以为襄王乃昭王之误。燕昭王时燕国迁蓟已廿三世，韩非称而举之，岂非犹文？故当依韩书本义。从韩文来看，襄公自易

（今河北雄县）迁都蓟地，事在周惠王二十年，即公元前675年以后。迁蓟之初，即居石景山下，故其地得置宗庙。这石景山下的都邑，即为蓟国尧族之旧。燕侯与蓟侯不同，他原是北方诸侯之长，即所谓方伯。后世虽一度衰落，受制于山戎，及齐桓公破山戎，将所获河北、辽西广大境土还赐燕庄公（襄公父），使其复修方伯之职，“如成康之时”。①蓟国旧都僻处西山，不利与外界交通，故襄公或襄公后继者始营建新城于今广安门地区，是即历史上著名的蓟城。考古发掘迄今未见此区有西周宫城遗物，便证明此城不能早于春秋。燕国迁建新都之后，石景山地区诸宫庙仍以离宫或故宫的形式继续维持。正因为如此，燕昭王为谋齐而求机密（朝中多有亲齐派），常去这些宫庙议事，其谋主邹衍所居的碣石宫，也建筑在“蓟城以西四十里宁台之东。”②《光绪顺天府志》说，“衙门口村旧有碣石宫近此”。衙门口村正在石景北而东山近“古城”。

或问，燕国宗庙当在昭王都邑蓟城，何以故鼎仍陈于郊区之磨室？曰：此亦有故。燕国四十余代侯王，虽都是召公奭子孙，而枝庶繁衍，并非皆是父子相继；易而言之，即为王侯者并非一宗，《史记·燕世家》所引燕侯谥号多有重复③，即属并非同宗而不须避忌所致。迁居蓟城的某侯，将非其父祖的燕侯宫庙留置原地，乃属势所宜然。

①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。②《史记·孟子邹衍列传》注引。

③《燕世家》言襄公卒后，桓公继位，而《潜周》云“襄伯生宣伯”是桓公并非襄公子。桓公死后继位者虽襄公子宣公（宣伯），而宣公以下昭公、武公、文公、懿公，皆不言属，是非父子相继可知。

笔者将燕国迁蓟之初都解在石景山东侧，自然是一种测度，尚有待于考古证明。而合理的测度也可提供一点线索，这对于古代蓟国和燕国考古或不为无益。

二、蓟水考

在北京城的发育史上，蓟水与高粱河同等重要。清代以前的北京，就其历史来讲，可以分为两大阶段。第一段是以今广安门地区为中心的蓟城、幽州城、燕京和中都城时代，第二段是以三海为中心的金北宫、元大都城和明清北京城时代。如果说供应后者水源的，主要是高粱河及其相联的一些水道的话，那么，前者的城隍、园林、官庭和居民用水，便主要的是来自蓟水。

然而，历史上却很少有关于蓟水的记载，以至若非《水经注》提到它的名字的话，后世就几乎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条与蓟城同名的水道。《水经注》卷十三说：

“瀑水又东北，经蓟县故城南，《魏土地记》曰：‘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’……。湿水又东，与洗马沟水合，（洗马沟）水上承蓟水，西注大湖……。湖，东西二里，南北三里，盖燕之旧池也。……湖水东流为洗马沟，侧城南门东注……，入湿水。”

《水经注》这儿所说的清泉河，便是湿水，因为湿水在酈道元作《水经注》以前，为湿水东注蓟水的水道。以湿水与洗马沟相通的“大湖”，或称西湖，即今莲花池，只是较今池为大，而洗马沟大致便是今日的莲花河。莲花河“上承蓟水”，这蓟水自当在莲花河以北，北至何地？愚以为舍玉

渊潭一线莫属；易而言之，今玉渊潭便是蓟水的遗迹之一。

玉渊潭及其相连的钓鱼台，古代也曾是蓟城西北郊的园林，辽金时代的所谓“杏村”、“柳林”，便在水滨。蓟水自潭溢流东南行，接注洗马沟使为蓟城西护壕，继续东行入北城壕和东城壕后，或散注古代蓟城以东的“东湖”^①，或与“侧城南门东注”的洗马沟相会于陶然亭湖地区，而后下注清泉河。在它们环城作为防卫用水时，至少有两支曾分别进入蓟城内：自蓟水南流的一股，明嘉靖朝被改造成为北京外城的西护城河，自洗马沟入城的一股，形成为“鱼藻池”（今青年湖），故池东至今仍有地名曰“通河巷”。金人扩建蓟城为中都，东西南三城外展，连同洗马沟也被围入城中，而成为供应宫苑及居民用水的水源道。

玉渊潭以下的水道略如上述，其以上的水道也有踪迹可寻，那便是金元两代著名的“金水河”，今京西居民谓之“金沟”。金、蓟一音之转，“金”沟当属“蓟”水之讹。赵秉文《闲闲老人滏水集》载《金水河》一诗云：“金水河边驻马时，熙春阁外夕阳微；旧时同乐苑前水，曾照寒鸦几度归。”

按，熙春阁即金之熙春殿，位于中都故宫西部，隔宫墙即为同乐苑，苑内有所谓鱼藻池，池水即自蓟水引来。金代人既称玉渊潭以下的蓟水曰“金水河”，想见其上游也当用此名。

赵秉文这儿所说的“金水河”，便是《金史·河渠志》所说的大定十一年（1171年）“开卢沟金口以通漕运”的金水口以下的金水。金水口所在的位置，《元史·郭守敬传》谓

^①故址自今天安门广场斜向今潭湖。